

廣博物志



廣博物志



廣博物志卷之十七

龍西董斯張纂

郡人沈聖岐訂

職官下 刺史 郡縣

李壽長為青州刺史其所經歷他州縣祭視牧

守治政優上言曰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

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

後漢書

李珣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

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東觀漢記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一 高暉堂

百里嵩時為徐州刺史境旱行部傳車所經甘

雨即降謂刺史雨

後漢書

王閔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

賓客號曰王獨坐

巴祇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闇冥之中不燃官燭

並

裴潛為兗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

織荆簑以自供家人小大咸并食而食

魏略

陳泰字伯玄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

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

魏志

交州刺史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

長吏侵虐百姓驅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

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縣

吳志

吳孫皓時以滕修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僮

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廳事梁上

畫五僮人騎五色羊為瑞

郡國志

杜預為荊州人號為杜父舊水道唯汭漢達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二 高暉堂

陵于數百里預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

陵徑近千里南土美而謹曰後世無叛由杜翁

孰識知名與勇功及卒州人諱其名改戶曹為

辭曹

晉書

劉平字叔龍本其家子質直少言少為縣小吏

功曹夜醉如廁使下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

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

成下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下

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為亭子令即召為門下

史後為輕車將軍雍州刺史

晉書

祖逖為豫州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免已務施不畜資產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思歌且舞

苟晞字道將領兗州牧暴虐殺人流血號曰屠伯其弟純領青州刑殺尤甚於晞號小苟慘於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三

高暉堂

大苟也

並上

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曹孟嘉之晉紀

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一人出高長尺許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門良父乃盡朗兄藪頗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至刺史朗後領青廣二州

異記

蕭憺為荊州刺史惠及百姓徵還朝人歌曰始興工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傳將來哺乳我

代爹

我反荆土方言謂父為爹○南史

劉秀之為丹陽尹初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弟宴集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等各以栗蓬擲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栗獨入焉

宋書

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陸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四

高暉堂

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

南史

蕭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為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於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宗慤為豫州典籤每多連執慤大怒曰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

復與典籤共臨之

城上

臨川王映爲雍州刺史嘗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賈貨至都迴艘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齊書

王岷爲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岷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岷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

上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五

高暉堂

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既薨四州裂爲白帽送之

梁書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北山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臺樹延僚屬以表損揖之志

上

薛聰爲齊州刺史卒於州吏人追思留所坐榻以爲遺愛

後魏書

崔暹字元欽爲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獺兒刺史暹乃默然而去

奚康生爲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木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

王襲爲并州刺史州人爲立銘稱美或曰襲所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六

高暉堂

教也尚書奏免官

夏侯夔爲豫州刺史於倉陵立堰溉田千餘頃境內賴之夔兄亶先居此任兄弟並有恩惠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賴彼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鄭述祖天保中爲兖州刺史父道昭亦嘗爲此州並有政蹟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河間王琛字景賢世宗時拜定州刺史憑恃內

外多所受納貪棼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官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由是遂棄廢於家

元誕為齊州刺史在州貪暴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誕曰師從外來有何得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每家未得三升錢何得言貪

崔挺拜光州刺史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挺於頂上欲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上

高暉堂

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儻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代即為風雨所毀遂莫能立眾以為善化所感

陸叡侯長子也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

善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

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誦事劉騰賂紫頤四百疋得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詰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為硬回曰卿位為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天慚去並上

張華原字滿國為兗州刺史獄有繫囚謂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謂親親期盡還也果應期而至北齊書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八

高暉堂

尉景為冀州刺史太納賄神武令優人石董福戲之董福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福不為不剥公

任城王諧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晦汾川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遣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撫膺哭曰見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申徵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
餉遺徵性廉慎乃書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
代還送者數十里不絕徵自以無德於人慨然
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
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並上
長孫儉為荊州刺史吏民請為儉建清德樓立
碑頌德詔許之後周書

豆盧勣周武帝時為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
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山絕壁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九 高暉堂

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
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孔子而後去民為之謠
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後
因號其泉曰玉漿泉上

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羅服
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隋書○以下

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舅犯
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

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
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薦
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
其去矣顧吾射子也新序○韓非子解狐邪伯
謂事與此相似不重錄
董閔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
深百仞因問其左右曰人嘗有人此者乎對曰
無有曰嬰兒疾聲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
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
閔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十 高暉堂

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韓子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塞老塞老曰忠信敢安
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
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上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
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
乎遣與執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西京雜記

淮陽僞鑄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鑞
不刑一人而淮陽政清論衡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旦化為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來治民死食民

述異記

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後漢書

又云附一副布
拘敗則紙補之

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

但聞誦聲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主三

高暉堂

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又曰棄我戟指我亦盜賊盡吏皆休

和帝時蒼梧太守以清白為治郡頌之曰於惟

蒼梧交趾之域大漢唯宗遠以仁德

陳臨字子然為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

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人獄遂產一男人歌曰

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魯古賢

天報施兵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恒帝時李盛仲和為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

曰狗吠何謹詭有更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更怒反見尤旋步顧家

中家

無可與思往從鄰貸鄰人以言遺錢錢何難得

華陽國志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

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

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

縣多所陳說賡記託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

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主三

高暉堂

賞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

臣吏惶畏天風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蟬無能往來

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

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

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

風俗通

之一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為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兄兄遣在家勤苦而獨尊樂嘗服羸羸不食

任延拜會稽郡尉吳有龍丘長者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王阜為益州太守神馬四出填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施上

岑熙為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高暉堂

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根棘岑君伐之我有蠱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簷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漢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管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諸君視有頭為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錄異傳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常蔬食衣布受俸常取赤

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為宰守何不為蓄以遺子孫慎曰吾之勤苦以清名為基以二千石遺之也陳留者舊傳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志節為戶曹史令地餘歸取資用因持車馬亡去至丹陽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為諸曹史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還曹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即明使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高暉堂

君地餘也斌後為蒼梧太守風俗通

羊茂字叔實為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橈常食乾飯出界買鹽鼓妻子不歷官舍後漢書

張盤為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餽盤柑一奩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兒柑鞭平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永建中吳資為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

六資其辭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

時務我人以優饒及資還去人思資又歌曰吳

資其辭曰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

上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口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文母與三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

風俗通

趙瑤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謂曰第五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五

高暉堂

魚從蜀郡為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後漢書

東郡趙咨為東海郡人遣其雙枯魚者噉之二

歲不盡以儉化俗

鮑德為南陽太守號神父

並上

黃穆字伯開為山陽太守有德政致甘露白兔

神雀白鳩之瑞弟與字仲開為武陵太守貪穢

無行武陵人歌曰天有冬夏人有兩黃言不同

襄陽耆舊傳

東門與歷吳郡濟陰太守所至貪濁謠曰東門

魯國先賢志

漢有羊通為隴西主簿馬文淵為太守羊喜為

功曹景部云三牲備身

風俗通

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

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

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曰

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其計校定為適秉所

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

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六

高暉堂

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

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

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

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

以雍幽中之訟

水經注

後漢時鄧殷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女子猛

獸自後斷其鬚囊占者曰水邊女汝字也斷鬚

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作汝南太

守也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稱為郡
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
曰齊郡遭罹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
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
人庶困乏今良為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
願自無袴寧足為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
言是賜良鰓魚百枚

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
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七

高驪堂

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因相
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
可為兄弟已否衆曰諾因結義為兄弟長字仲
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
人相將詣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
收養侍奉敬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
母遇疾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基之女嫁
同郡張文賢為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
早亡葬在太原赤山之下八塚同行東頭第一

塚是賢塚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
吾平生之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
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層足下有通徹之紋父
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記之他日有如此子
即我子也宜語我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
太原忽叔仲攢被朝歌合禁繫時有一人走投
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
氏具以對之因語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擗
地此吾母也吾以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迫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大

高驪堂

今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并具表聞奏於魏帝陳
其流浪之由并述五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
旌之各為太守仲伯河中太守文仲河東太守
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雅仲河北太守
并贈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太夫人仍遷張
遺為魏府都護

搜神記

賈逵在豫郡云家迎喪去後恒見形於項城
吏民以其戀慕彼境以立廟廟前有栢樹有人
竊來斫伐始投斧乃仍著于樹中所著處尋而

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

賈逵碑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統調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王經堂前有一流光燕雀入懷殷殷有聲管輅曰吉遷之徵頃之拜為江夏太守

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五

高暉堂

運資以刺諸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

吳錄

葛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為妖

怪百姓為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沈沒不者槎浮

則船為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

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啍啍有人聲往視槎

移去船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

之患衡陽人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為移

也

吳郡陸績為鬱林太守歸過洞庭湖舟輕載黃

石壓之謂之廉石

吳志

洪矩吳時為廬江太守清儉徵還船輕皆以載土

宣城記

鄧攸為吳郡太守自載糧食惟飲河水而已

王隱

書

胡母輔之為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

驢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

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

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三

高暉堂

悅之擢為功曹

上

鮑靚字子玄上黨人博究仙道為海南太守晝

臨政夜來羅浮山騰空往還

羅浮山記

龐德公子與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去

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

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

義陽

記

阮籍嘗從客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

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尊

屏郵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晉書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馬馬

乃令此人出外往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

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

者登視覺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

錢帛固已積山矣抱朴子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獨

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

租南史

廣博志

卷之十七

主

高暉堂

虞愿爲晉安太守郡舊出蚶蚶膽可爲藥有遺

愿蚶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蚶還

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

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

守乃得見愿往就親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瑯琊

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

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謝朓字敬仲爲吳興以雞卵賦入收雞數千爲

清談所少

謝朓爲義興太守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
能作主者吏但能太守耳

孔奐除晉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

素乃餉以禾種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

不能辨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

意幸勿爲煩

蕭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至必赤地大旱

其人號旱母焉

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以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主

高暉堂

留府庫

王秀之字伯奮爲晉平太守至君期年謂人曰

此郡豐壤祿俸常盈我生資已足豈可少留而

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乎恐富求歸

孔琇之爲臨川太守在任請南罷郡還獻乾蓐

二片武帝嫌其少知琇之清乃嘆息

初顧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之自晚至方山於

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

鞭并詣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

諸船各東西俄有三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探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梁范述曾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罷郡惟得白桐木火龍朴十餘枚而已

嵇翔為義興太守郡西亭古樹枯死忽更生枝葉善政所感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重

高暉堂

傳昭為臨海郡有密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昭以為文王之圖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敦勿封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仲書則以手就筆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何鳳為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臘每放囚還家

依期而返

臧厥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蕭勵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五里中舟乘填塞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姥以繫繫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殷均為臨川內史郡舊多山瘴更暑必動自均在任郡境無復瘴疾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重

高暉堂

孫廉為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陰薄才客於廉委以文記獎賞有求不遂乃為展誑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惟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為歛遺言不許將新安一物還都

昉又為義興守被代而還無柁沈約遺裙以迎

蔡樽為吳興太守不飲郡井水齋前自種白菟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

並上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獄僧生挑牙門虛寂及代

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

北史

蘇頌為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常得守令為微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為債來無由答曰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也

崔和位太守富而吝其母春月思董惜錢不買

後魏書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五

高暉堂

李曾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鹿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謹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栗其見憚如此

韋孝寬除浙陽守時獨孤信為新野守同隸荆

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聯璧

裴俠為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

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常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北史周文帝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文帝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獨立使君

並上

王肅為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為侍中苦辭不受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北齊書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五

高暉堂

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人因放還

北史

趙軌為齊州別駕考績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清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隋書

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冠民人出自父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冠三請宓子弟聽俄而麥畢

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
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
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蹙然曰今年無麥明
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
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今民有自取之心其
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可入吾豈
忍見宓子哉

賈子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
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毛

高暉堂

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
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
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
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
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
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
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
是謂小入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

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母
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說苑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
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上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
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曰汝以
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
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矣子路心服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天

高暉堂

而退

家語

齊人欲伐魯畏下莊子不敢過下晉人欲伐衛
畏子路不敢過蒲

情子

景公欲使嬰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
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
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
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悅召而賞之景公問其
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
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廢而惰民惡之

決獄不避貴疆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於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策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竽而情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无

高瞻堂

公知晏子賢廼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說地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盡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淮南子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晏子長不過三尺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其相晉國晉國以寧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

晉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恍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孔叢子

晉文公出亡箕郤孟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三

高瞻堂

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也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讐也曰私讐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韓子

西門豹為鄴令清刻潔慤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肩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會